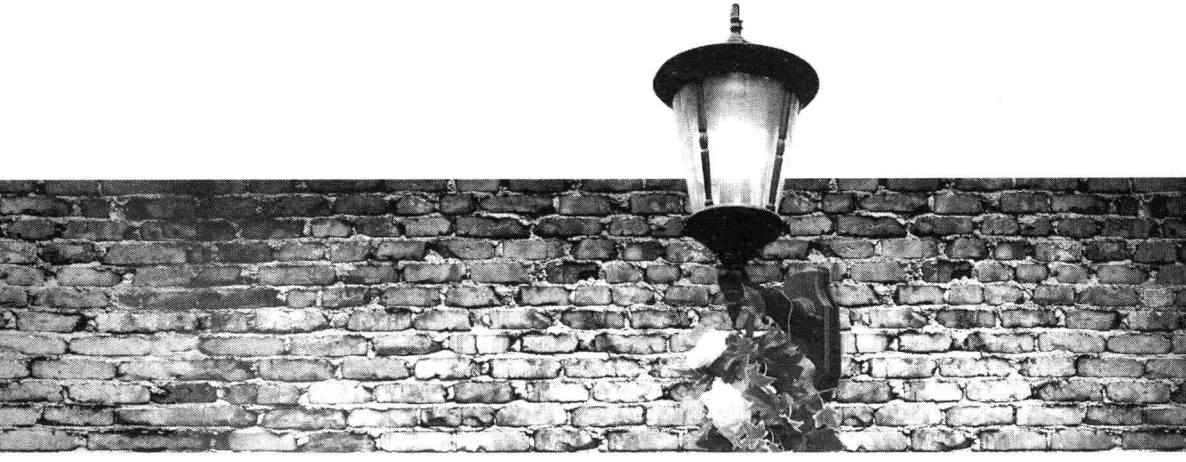
弓九野 著

午夜教工楼

成长本来就是一件危险的事，
有人坠入深渊，有人展翅高飞。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午夜教工楼

弓九野·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午夜教工楼 / 弓九野著. —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3.4

ISBN 978-7-5399-6025-8

Ⅰ. ①午… Ⅱ. ①弓… Ⅲ. ①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
Ⅳ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36768号

本书中文简体版由天津榕树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使用，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、转载或以任何形式复制。

书　　名　午夜教工楼

作　　者　弓九野
出版统筹　黄小初　李国靖
选题策划　林苑中　师素珍
责任编辑　胡小河　姚　丽
特约编辑　潘江祥
封面设计　华夏视觉 李跃生 E-mail:1779444103@qq.com
责任监制　刘　巍　江伟明
出版发行　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　　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　　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　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集团网址　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　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　http://www. jswenyi.com
经　　销　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　　刷　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　710mm × 980mm　1/16
字　　数　211千字
印　　张　18.5
版　　次　2013年4月第1版　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　ISBN 978-7-5399-6025-8
定　　价　29.80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contents 目录

楔　子　001

第一章 旧楼旧事

一　班中怪事　004
二　西三楼迷案　010
三　师生恋　016
四　奇怪的声音　021
五　初次见面　029
六　脏地方　034

第二章 少女迷踪

一　言而有信　044
二　穿小鞋　047
三　真相的角度　050
四　领导的心思　055
五　被跟踪的女孩　060
六　情　结　067
七　幽闭恐惧症　073

第三章 排除法

一　动机判断　084
二　旧案疑云　091
三　错位的琐事　096
四　意外来访　104
五　秘　告　107

第四章 “刀子”归来

一　失眠的女孩　114
二　精神分析　122
三　惊弓之鸟　127
四　有惊有险　133
五　冷漠的骑士　137
六　再次意外来访　142
七　凶犯的种类　146
八　富豪吴丰登　151
九　巧克力　154

contents

目录

第五章 碧落黄泉

一 请记得我 160
二 反常行为 164
三 被地狱羁绊之心 167
四 盐酸氯米帕明 172
五 故人之子 176

第六章 时光：1986

一 归 乡 182
二 苦 难 186
三 断 肠 188
四 夜风微拂 192
五 龃 龉 195
六 抑郁症 200
七 死有余辜 205

第七章 诡计研究

一 秘密情人 210
二 出 息 214
三 真正的受辱者 216
四 三次意外来访 223
五 自动思维 229
六 障眼法 232

第八章 为伊守夜

一 动机研究 236
二 手段研究 242
三 真相大白 248
四 疯狂的谜底 256

第九章 最终清算

一 突然袭击 266
二 意图不明 272
三 白发老母 277
四 灰飞烟灭 281

尾 声 285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楔子

她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血。血色散落在夜幕下的寒气里，铺满这狭窄逼仄的小街，一片死寂。

街道尽头恍惚有人在走动，颤动的黑影被路灯拉长了，映照在死灰色的墙面上。影子两侧仿佛晃动着什么东西。她突然醒觉过来，那是棍和刀。

挺起身来，软脆的膝盖顶在冰冷铁硬的地面上，两只手死死抠在砖缝里。

身边躺着一个三十多岁的阿姨，身上的衣物被血浸透，又逐渐凝固成仿如陈年铁锈一般的奇异色彩，手掌的余温潮水般渐渐褪去。

她终于懂得，死亡原来像一片大海，是每个生命终要褪去的地方。

以前姥姥说过，做好人死后就上天去做神仙，做坏人死了就下地狱当小鬼。姥姥睁着昏黄的眼睛吓唬她说："地下都是死人，满地都是血，不想到地底下就要听大人话，做好孩子。"

"我听话。"

"我没做坏事。"

但她已经在地狱里了。

时间不容许悲伤，也不容许感慨，三个体型各异的身影正从远处晃晃悠悠向这里接近。

死亡卷起了浪头，正急速向她扑来。

她终于能鼓起一丝力气，仿佛黏连在地上的手指猛然扣紧，用力之大差点抠掉指甲，膝盖和双手拼命磨蹭着、交错着、推动着纤细的身体，向旁边漆黑的巷道爬去，直至隐没无形。

就着惨白的灯光，她看见走近的三个人穿着款式一致的军绿色大衣，手里握着砍刀，提着斧子，锋刃上的白芒惊心动魄、慑人胆寒。

其中有两人似乎很年轻，另外一个年纪稍大些。他们走得漫不经心，随手在身边的死人身上翻检着入眼的财物，并往自己口袋里塞。

她悄无声息地把脸埋在近旁的一堆杂物里，用平生最大的力气……屏住，屏住，一丝呼吸都不能被听见，听见了就是死。

“我不想死，我听话……爸爸，救我。”

来人似乎也不愿在这地方久留。三个影子分头散开，从喉咙里发出粗重厌恶的声响，随意地、粗暴地踢打着，却没有人发现在街角黑影下微微颤抖的她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这几个都挺了。”

“我说咱们赶紧走吧，这他妈一堆烂肉有什么好看的！”

“走吧、走吧，一会儿就该来人了。”

“狗子！”年纪最大的那个人高吼道。

那个叫“狗子”的青年蹲在一间百货商店门口，很仔细地翻动着一具尸体。

“还弄啥呢？走！走！走！”

狗子站起身来，大步跨过横七竖八的尸体，走到两人身边。

“有什么好看的？翻尸首也不嫌晦气？”

脚步声渐渐远去，血液仿佛重新开始流动。她呼出了屏住的气息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，几乎窒息的心脏重新焕发出活力来，骨髓里的回暖一点点刺激着四肢，反而让人觉得更加寒冷。她踉踉跄跄地跨过死人堆，向那间百货商店走去，每一步都伴随着阴风阵阵，每一步都蔓延着血肉模糊，每一步都又疼得仿若走在心尖上。

父亲就躺在“狗子”刚才站过的地方。他双目微睁，眼皮半遮的瞳仁里已没有一丝生气，血液干涸在高挺俊朗的鼻梁上，喉咙上开了一道深深的裂口，深得像是地狱的大门。

她终于哭了出来。

第一章　旧楼旧事

我居住在西三楼四层 406 房间，楼梯东侧第三间。刚搬进来的时候，我还怀有几分戒心，有时在走道里踱步，寻思着那个杀人犯是如何消失的，或者如何被这栋楼吃掉……

一　班中怪事

云岭市财经大学里面晨风微荡，激浊扬清，连日的暑气被一洗而尽。我是个略有些迷信的人，相信冥冥中的定数，常常在心里把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，用一个变化去揣测另一个变化，譬如掌纹和命运，龟裂与灾难。而美好的事物总是相通的，沁人心脾的清爽空气，似乎也意味着好的开端。

“顾老师。”有人站在教研室门口恭谨地叫我。

“旭东啊，有事吗？”

“有些情况想反映一下，能不能麻烦你……”班长孙旭东有些紧张地踩在门槛上，一副欲言又止的谨慎模样，同他那副高大健壮的体型颇不相称。班上可能又出事了，我心下暗叹一声，与身旁伏案忙碌的甘俊英老师打过招呼后，便招呼着孙旭东出了门。

2003 年研究生毕业后，我便就职于母校云岭财大经济学院，教授经济法课程，同时担任 2003 级会计专业 02 班的班主任。一年的时光里甘苦自知，但经常会头疼于角色感的混乱：既要时时换位到学生的思路和立场上去解决他们的问题，又要打起精神应付成年人世界里的道貌岸然。我不清楚别的带班老师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冲突，但自己却时时转不过弯来。

班上三十来号人，有一大半是女孩，剩下可怜兮兮的不到十个男生坚守着阳刚气息的半壁江山。刚开始我还以为自己是进了百花园，前方有风光旖旎、柔情万种等着自己，真开始工作了才发现，女生事务远比男生那边复杂得多，以至于我渐渐产生一

个认知，教师最需要的禀赋其实是想象力。

师生关系有别于一般的人际交往，有父母师长的威权，却没有亲子的血系；有树人疗救的探求，但没有医患的平等。你若是一丝不苟，学生对你敬而远之；你若是打成一片，学生又蹬鼻子上脸，不把你当回事儿。在这钢丝上想走得平衡，光靠霹雳手段是不够的，更多时候还得有些剑走偏锋的发散思维。

开班伊始，我亲自指定了几个脑子灵光、干活利索的班干部为左膀右臂，并粗略交代了一些要进行的工作。想不到他们立即开了个碰头会，把各自的分工明确下来，并将工作计划汇成报告交了上来。晚上我批改完作业，翻开那份报告，只见格式规整、题头醒目、内容翔实、言之有物，底下还有各人签名，禁不住对他们刮目相看。

班长孙旭东来自辽宁，做派强硬，且粗中有细，在男生中颇有威信。担任团支书的兰州女孩刘畅思虑周全，处事得体，是我做女生工作的好帮手。但即便是班委得力，班上仍是麻烦不断，今天男生打架要去修理鼻子，明天女孩互摔饭缸得好言相慰，都是些狗屁倒灶的小琐碎。

我在校内的超市里买了两瓶饮料，和孙旭东走到教研室外的花坛边上。

“怎么了？脸绷得跟扑克牌似的。”

孙旭东一脸铁青：“顾老师，这两天班里面有点儿问题。”

“问题？”我把饮料递给他，接着说道：“没错，问题很多啊，比如甘老师的课上班长带头打瞌睡。”孙旭东缩着脖子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“我那天从旁边路过，看见你小子趴在桌上呼呼大睡。虽说大学的要求不那么严，可总得对人家老师尊重点儿吧。你又是班长，以身作则的道理不懂？”

“晚上他们呼噜打得太响，搞得我睡不着……”

“少找借口，我还不知道你？你爱玩我管不着，但该休息就给我休息，别上课打马虎眼。”

“是是是，一定。”

“现在又有什么新问题？”

孙旭东神色一正说：“9 月 4 日，就是前天晚上，崔鹏带着邢然她们几个女生出去唱歌，整整一夜没回宿舍。我当晚有些担心，就给崔鹏打电话，谁想这小子一直不肯接听。第二天刘畅好心提醒她们几个要注意安全，却不知邢然说了些什么。回来后，刘畅气得脸色铁青，整整一天没说话。

“我去找邢然想问个明白，人家却直愣愣给我来了句‘这不关你的事’，噎得我气都上不来。你说这算什么态度？我们还不是为她好！不领情就算了，说话还这么伤人。今天早上下了第一节课，崔鹏赶上门来指着刘畅胡说八道，还让刘畅以后小心点儿……”

“你没动手吧？”我熟悉孙旭东的性子，打起架来绝对是好把式，跟崔鹏真要开练两招，估摸着这会儿就得去医院找人了。

“顾老师，要不是你提前交代过，我早把他抡出八丈远了。”

我脑海里浮现出刘畅那张清隽秀美的脸蛋和深如潭水的清亮瞳仁。这班里大多数时间能气象平和，刘畅是出了力的。女生那边有什么事情，她都能出头料理；谁要是有个困难麻烦，她也会热心地伸出援手。除了自己课业上努力，还做了很多分外的事情，女生也都信服她。现在这小管家受了委屈，我要是不安抚一下就说不过去了。

班上那个崔鹏的确不是省油的灯。这小子会来事，会说好听话，但身上沾染了些浮夸气。还没选班干部之前，他便主动上门来表示要参与班级工作。我交代了几件事情让他办，他却转个身以我的名义给别人派活，让我对他的印象大打折扣。后来选班委没定他，崔鹏便往我宿舍里跑了好几回，说这个说那个的。我是真的有些无奈：小子你岁数不大，野心不小，问题是你干点儿正经事啊，好好学点儿知识啊，怎么把个微不足道的班干部身份往人生规划里放？

最后我笑着劝他：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这小小一个班里面的学生干部有那么值钱吗？”崔鹏犹如醍醐灌顶，再不跟我提班干部的事情，开始张罗着往学生会里钻。

他平时瞧不上处事周详的刘畅，认定她“没魄力”；对孙旭东也看着不顺眼，觉得他“没脑子”；上下撺掇着同学搞什么班委改选。我对此倒没当一回事：小孩子玩骑马打仗，大人最好别掺和。学生进入高校后，社会意识开始觉醒，急于为自己寻求一个身份上的肯定，彼此间会玩些拉帮结派、钩心斗角的游戏。我认为这都是良性的，对他们认知社会规则、锤炼生存技能都是有益的演习和前奏。

对崔鹏这类学生只要多管管，上上嚼子，自然就老实了。但孙旭东口中的另一人，却不那么好对付了。

邢然在班里的女孩中，是真正算个异类的，用“特立独行、阴沉难测”之类的词来形容她都不算过分。她冷漠、沉静，却又不像刘畅那样通晓人情世故。这个女孩……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说实话，我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，可能也不会有人知道。第一次注意到邢然，不是因为她那张冰雕玉琢似的漂亮脸蛋，而是成绩单：她的高考分数上名牌大学绰绰有余，但不知怎么会流落到云岭财大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破落户里来。

刚开班那阵子，我忙着和学生们联络感情。彼此都是初来乍到的，学生支持我，我也照顾他们，但邢然却给我留下了个软硬不吃、水火不浸的第一印象。我请大家一个个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。众人为了给老师和同学留下好的印象，无不是对自己详尽描述，表达着对大学生活的向往以及彼此相识的愿望。轮到邢然时，这女孩起身淡淡说了句："我叫邢然。"随后便看着我缄默不语，全班也鸦雀无声。直到我冲她伸着脖子，不明就里地"啊？"了一声后，她才又补充道"家在成都"，然后继续保持那副任凭风吹浪打，我自岿然不动的缄默样子，我只得无奈地示意她坐下。

这姑娘头脑是没得说，综合考试成绩在本专业四个班里从没掉出过前三名，而且严格遵守课堂纪律，积极配合教学工作，却独来独往不跟任何人走近，也从没见她有个好友闺蜜什么的。就算迎面跟她打招呼，她也只是表情冷漠地微微点头致意。别的女孩在宿舍里披红挂绿、缀饰装点，她的床头却只有书，满架子的书。

某次公寓办检查安全防火情况，我跟着去了女生宿舍一回。刘畅的床铺干净整洁，各类生活用品、学习材料安排放置得井井有条。轮到邢然宿舍，我第一个感觉是进了图书阅览室，满床的书籍，分门别类，整整齐齐。架子上、枕头旁、床头床尾的书垒成了一个战壕。公寓办老师对此也无可奈何，笑着说这孩子真用功，但满床的书万一遇上火就完蛋了。

我站在邢然床边观察了一会儿，那里除了课本和教辅书籍外，还有很多西方小说：君特·格拉斯、杜拉斯、狄更斯、博尔赫斯……把人看得眼花缭乱，当真是进了"盘丝洞"。令我有些意外的是，她居然和我一样，也喜欢雷蒙德·钱德勒的侦探小说。在床铺左手侧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钱德勒作品全集。据我所知，鲜有女孩会关注这种冷硬题材的作品。

邢然的生活我了解不多，但知道她是个朴素的女孩子，身上的衣服常年就是那么几件换着穿，从未见过她置办什么新潮时装。现在看来，大概是全花在这上面了。

我临出门前朝她枕头的位置瞥了一眼，看到那里很醒目地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。我随手拿起看了看封皮，是弗洛伊德的《少女杜拉的故事》，下面还压着一本《精神分析导论新编》。

《少女杜拉的故事》是弗洛伊德为一个患有癔症的少女做精神分析治疗的病历，其中深入探讨了童年的精神创伤与压抑的愿望，而《精神分析导论新编》则是弗洛伊德晚年关于人格结构与心理过程的论述。他的理论涉及了大量关于本我原力、压抑释放的内容。邢然手头这两本书已经有些陈旧，显然是她经常翻阅所致。

这两本书艰深晦涩，少有学生会去关注。我上学的时候有阵子慕其盛名，读过多本弗洛伊德的著作，结果发现并非开卷就会有益。对不明就里、一知半解的人来说，贸然走近这个由意象、幻觉、梦境、欲望编织的世界是危险的。

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女孩反复阅读这两本书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她心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困顿需要解答？她身后到底有什么样的迷茫需要去追索？我感觉自己陷入迷惑当中。

按原样给她放下，转身准备离开，我却猛然看见了侧面不远处的邢然。她穿着白领边的淡蓝色连衣裙，有些苍白的脸庞正对着我，整个人像幽灵般站在昏暗的走廊里。我吓了一大跳，像个被抓了现行的贼，磕磕巴巴地说："邢然啊，你们下课了？"

邢然还是那样让人猜不透地笑了笑，没搭腔径自走过我身旁。我实在摸不透这个学生的脾气，也就准备出门走人，却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："老师也看过这本书吧？"

我微微有些错愕，回身看着她说："哦，跟你一样，上学时候读过。"

"你刚才翻书的表情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。"

看来她已经观察我一阵子了，但我太过出神，竟没有丝毫察觉。

"哦，我看得很粗略，而且总觉弗洛伊德的书看了没什么好处。"

"看书一定要有好处吗？老师你一定要有好处才和别人做朋友的吗？"

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她。

"很高兴和老师聊这些，希望以后有机会找你请教。"

这算是下逐客令的话了，我也想早点儿离开，还有好几间宿舍需要巡视。

"你休息吧，咱们下次再聊。"

"老师再见。"

那是我唯一一次与邢然略有深入的交谈，以至于我都有点儿受宠若惊了。我也曾经想找她好好谈一次，但思来想去还是觉得，她所固守的个人姿态只要不影响到别人就行，我若是穷根究底反有窥人隐私之嫌了。

听说崔鹏这样的小油皮居然能把邢然约出去唱歌，我还真有点儿吃惊，好似是听

说焦大娶了林妹妹。况且以我平日的观察，邢然虽然性格孤僻，但绝非刻薄傲慢的人，与同学们相处时也颇显宽厚。刘畅的一片好心，为什么会激起她的反感？

想到这里，我问道："除了邢然，还有谁？"

"还有黄娟和王娅莉。"孙旭东答道。

黄娟和王娅莉在班上是很不起眼的女生，相貌平平、好随大流，也没什么鲜明的个性和主见。想必是崔鹏单独邀约邢然很难，便请她俩做个陪衬，掩护下自己的目的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心说：崔鹏你小子可以啊，水平不咋地，花花肠子还挺多的。

"辛苦你了。回头我要去找崔鹏好好说说。"我拍着孙旭东的肩膀说。

"旭东，让你别来你非要来。"

一个好听的女音忽然响起，像四月的风声拂过树梢，落在两个面目阴沉的男人中间，驱散了周遭略有些沉郁的气氛。刘畅纤瘦苗条的身形不紧不慢地移到了我们身边，玉藕般的右臂抬起，轻轻理着鬓角被风吹乱的一缕头发，清亮的明眸闪烁着夺人心魄的美好光芒。她微嗔着走到我俩身边，话说给孙旭东听，眼睛却看着我。

刘畅瘦高清隽，容貌标致，留着标准的马尾辫。她骨架子大，但皮肉单薄，配上那格外醒目高挑的个头，顾盼流连之间总给人一种高傲的感觉，仿佛看谁都不屑一顾，但稍一接触就会发现，刘畅其实是个很"中庸"的人，做人不偏不倚，做事不紧不慢，四平八稳，颇有城府。听说她妈妈是当地的一个企业家，经营管理相当有一套，她在这种环境下长大，耳濡目染中可能也受到了母亲的影响。

孙旭东跟她因为男女有别，且性子相左，也曾经很不对付，两人明里暗里别着劲。我那段时间就有意无意地给两人制造相处的机会，带着他们跑跑腿、办点儿事，各自指派、明细分工，闲了坐在一起吃饭聊天。刘畅冰雪聪明，当然懂我的意思；孙旭东只要两杯酒下肚，什么话都好说。一来二去，两人互相习惯了对方的脾气秉性，配合也就越来越默契。某次崔鹏在宿舍里想搬弄刘畅的是非，被孙旭东瞪着眼睛生生骂了出去。我听后暗笑，这样下去促成一段美玉良缘亦未可知。

"刘畅，别这么说。你们出了力还受委屈，我怎么能不闻不问？"

"也没多大的事情，我当时态度并不是太好，以邢然的性格可能不好接受。"

"什么呀，你就别替她说话了。"孙旭东在一旁很不平地说。

刘畅没理会他，继续说道："我和旭东那晚真的急坏了。班上几个女孩子半夜出门，万一出点儿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跟你交代。所以后来跟邢然说话的时候口气

有些重，换作是我自己，恐怕也会不高兴。另外，我想邢然生气，也不是针对我的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邢然不是个喜欢跟人多打交道的人，更别提出去通宵唱歌了。崔鹏软磨硬泡，邢然磨不开面子陪了一夜，心情也肯定不会好。”

看着刘畅仰着小脑袋的认真样子，我着实打心底里怜爱她。这是多好的一个女孩子啊，做事有理有节，说话不偏不颇。谁将来能娶她回家，真是修来的福气。

我笑着说：“人不是钞票，不可能讨所有人的喜欢。放心干你们该干的事情，别的有我呢。”

刘畅没说话，只是冲我微笑着点点头。

两人离去的时候，我正暗中叹息生活的庸琐：昂藏七尺，大好男儿不能建功封侯，却整日为些小男生、小女生之间的鸡零狗碎而低落郁结。

但我却根本没有意识到，这貌似平淡如水的班级事务中，潜藏着怎样的诡谲波澜。

在之后那些恐怖离奇事件到来的时候，谁都无路可逃。

二　西三楼迷案

成立于 1956 年的云岭市财经大学在本地是一所颇有影响力的经济类专业院校，坐落在云岭市北郊，占地 1800 多亩，毗邻莲云山，校园内绿树成荫，环境优雅。一道宽阔的防洪渠将校区从中间分隔成两个区域，东侧是教学区，西侧是福利区，一座坚固的钢筋混凝土桥承担起了贯通两部分校区的任务。校园边上立着近三米高的围墙，上面密密麻麻地竖着碎玻璃尖刺防人攀爬。南边有一片城乡接合部的旧屋群落，三教九流的人常混迹于此，也经常会有学生情侣在里面私筑爱巢。

每逢雨季，北面不远处的莲云山顶上便乌云密布，仿佛倒卷在天上的洪水般汹涌奔腾，一副压城欲摧的凶险气魄。从孟加拉湾和西太平洋上滚滚卷来的暖湿空气，四季吹拂着这座北半球中纬度的小城。

在云岭财大读研的几年时光里，我没什么过从甚密的朋友，每日在校园里神情漠

然地来去，只有同级的沈城算是莫逆之交。此君一米七八的个子，生得剑眉星目、器宇轩昂，而且果敢干练，思维缜密，能写一手好文章，绝非空长一副好皮囊的银样镴枪头。从研一开始，他便被校办杂志《晨夕经纬》聘为国际时政版块编辑，与我这般乌合之众自有天壤之别。

1995年以前，云岭财大一直没有比较正规的校内刊物，《晨夕经纬》是为了填补校内精神文明建设空缺而创的非营利性印刷品，除了校内发放外，还定期免费向市委和市政府投送，目的是内情外达、交流信息、谏言献策，扩大学校影响力。但时间长了，校方看着银子哗哗外流，难受得就像是被人掘了祖坟。该杂志的创办人，老资格的校办公室李主任退休后，《晨夕经纬》的印刷规模便急剧缩水，同时为节约人力资源成本，大量起用学生担任编辑。

在办刊方面，学生无论是业务水平还是执行能力都远远比不上专业人员，往往既摸不准宣传口径，也把握不住政策形势，稿件的采选、编辑、排版更是江河日下。那段时间学校正忙于新校区设施的验收，这份校办期刊也就渐渐受到了冷落，不再向外投送，仅限校内发行，从学校的宣传窗口沦落为学生工作的一部分。

凭一手洗练的文笔，沈城在实习了半个月后走上了时政版编辑的岗位。因为在云岭市《莲云晚报》上发表过一些文章，我被沈城约出来长谈，邀请参加校刊工作。在此之前我们俩并没有什么交集，他是呼风唤雨的骄子，我是略显沉默的凡人。

现在想来，那时候的我，和今天的邢然还真的有些相像。

虽然没多久我便辞了这份兼职，但混得久了，和沈城在舞文弄墨中产生了些惺惺相惜之情，彼此就成了相当亲密的朋友。

那段日子过得实在颇富理想主义色彩。我俩在编辑室里靠着椅背，一边灌着啤酒一边海侃。沈城见识之广令人咂舌，我们从诸子百家聊到唐诗宋词，从美国军事战略聊到量子力学，最后用校领导的私生活来收尾。

毕业典礼将近的那段时间，大家各自为了前程奔忙，见面越来越少。沈城早早离校南下，拿到毕业证之前就和深圳一家待遇优厚的日资企业签了合同。2003年6月，他风尘仆仆地赶回云岭财大参加毕业典礼。离校前一晚，我俩坐在教学区和福利区中间的防洪渠边上推杯换盏，把酒临风，畅抒胸臆。想想那些空谈闲扯的日子就这么随风远去，知交好友从此要天各一方，各自踏上前途未卜的旅程，感逝伤怀之情在我俩中间顿然升起。

“顾念，你有没有什么没做完的事情？”他冷不丁地问道。

“空混几年，心满意足。你难道还有什么未了之缘？上火车的时候可别跟小姑娘似的哭成个泪人儿。”

“我这又不是什么昭君出塞。”

我俩大笑着在河堤上重重地碰了一杯，种种离别的伤感在这笑声中随轻风飘散。不远处的桥上人头晃动，河道另一边的校福利区明灭着万家灯火，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在潺潺流水声中凝结，把我们拢进一个格外温柔的胸怀。

“你打算去哪里？”沈城问道。

“目前还没定，不过有意向去成都。”

“成都好地方啊，天府之国、人杰地灵……反正去哪儿都行，只要别留在这个鬼地方。”

“留校没什么不好吧？”

沈城在我肩上拍了一把说：“顾念，你喜欢猜谜吗？”

“猜谜？我这两年是听你讲黄段子过来的。”

他大笑着说：“我给你出个谜面，看你能不能猜出答案。”

我以为他是要玩什么脑筋急转弯之类的整人花样，谁知他压低了声音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你对失踪这种事情怎么看？”

沈城问得没头没脑，让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。不知道是受了风邪还是酒劲上来了，我身上忽然一阵冰凉，忍不住打了个寒噤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全世界每年有一百多万人失踪，其中能得到解释的只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。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案件都没有任何结果，人就那么无缘无故地消失了。也许在路上，也许在家里，也许在野外……对于这些人，你可以说他们被外星人劫持，可以说被鬼怪吞噬，也可以说误入什么时空隧道，但总而言之，没有结论、没有答案、没有下落、没有形迹。在日本，将那种没有结论的失踪浪漫地称为‘神隐’，意思是被神灵所摄去的人。”

“我怎么听不懂你想说什么？”

大概是在校刊编辑部里混久了，沈城说话总也脱不开弯弯绕的毛病。但我此刻却没有任何不耐烦，他莫测高深的话里面，似乎潜藏着某种神秘而危险的气息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